

□ 怀念师友

纪。韩国首尔大学名誉教授韩相震发文悼念，称李强为“拥有能够展望中国之未来的睿智和智慧眼的社会学家”，他的离世不仅是中国社会学界的巨大损失，也是整个东亚社会学界的一大损失。

在八宝山送别李强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2003级本科生、2007级硕士研究生，现任雀巢中国业务总监的刘洋与同学敬献了花圈：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刘洋解释，“已识乾坤大”是指，李强老师家学渊源，后成为学界巨擘，也是政府高参，其眼界、境界都高于大多数

人，对社会底层逻辑和高层布局的了解也超前于大多数人；“犹怜草木青”是指，他一直保留着一颗赤子之心，永远对事物规律抱有真诚的好奇，对社会问题抱有真切的关怀，对学生秉持着有教无类的理念。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还在关注着“新清河实验”的进展，嘱咐学生坚持下去，摸索出一套基层社会治理经验。

“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了解生活的真相后仍然热爱生活。”刘洋和她的同学们都觉得，李强老师当得起此语。

（转自《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1月8日）

弦歌不辍伴师归

——回忆刘西拉老师

○江 枣（2005级博，土木）

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双聘教授刘西拉同志，因病于2023年12月21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3岁。

刘西拉，山东青州人，1940年1月出生于重庆。1957年至1968年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位。1968年至1981年任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技术员、工程师。1981年至1985年在美国普度大学土木工程系进修。1986年至1998年历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1998年后，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建筑工程与力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土木与建筑工程系主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主讲教授等职。

刘西拉同志是我国著名土木工程专家



刘西拉教授

和工程教育专家，第八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曾被国家教委、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称号，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清华土木系有一段非常独特的历史。2005—2010年连续六年，在清华大学研究生“一二·九”合唱比赛中，土木建管系

都一骑绝尘，以大分差领先第二名的绝对优势夺冠。这六年的夺冠与刘西拉老师有直接关系。

“一二·九”合唱对那几届几百上千名土木系研究生意味着什么？你现在去问他们中随便一个，得到的答案八九不离十都是“终生难忘”“热血沸腾”“灵魂震撼”。2005—2010年的土木系研究生“一二·九”，具有巨大的能量，这能量近20年始终雄浑磅礴。刘老师毫无疑问是这能量之源。

2005年9月，我推免来到清华，被清华土著、资深学生干部杨帆拉着加入了土木系研会。很快就迎来了研究生第一次大活动“一二·九”合唱比赛的筹备。“一二·九”合唱比赛可以说是清华校内规模最大、级别最高、最受重视的文艺活动了。土木系近十年来一直是“一二·九”合唱比赛荒漠。2004年请了一位美丽的艺术专业小姐姐加加来做指导，拿了三等奖第一名。研会各位信心大振，准备在2005年大干一场。

某次排练后研会留下讨论，记不得是谁发布了一个重磅消息：老刘要来！“杨

帆们”都大呼小叫“天哪！”我当然知道刘西拉的大名，可是他不是专业大咖、清华土木老系主任么？他来“一二·九”合唱干什么呢？“老刘老牛×了！”土著们教导我，给我讲述他年轻时代读书的各种传说，和20世纪90年代当系主任时带领土木系研究生“一二·九”合唱唱哭台下评委严良堃的高光时刻。

印象中那年刘老师在所有同学伸着脖子的瞩目鼓掌中第一次步入排练大教室。他大步流星，一副老牌帅哥风范，气场十足，冲同学们挥手的样子有点像纪录片《周总理在万隆》走下飞机那一刻。你能感到整个阶梯教室一下子被摄入一个能量场中。一个65岁老人体现出极度的专注、纯真、赤诚和热情。他的肢体语言很丰富，不一会儿就红光满面，一件件地脱衣服，脱下衣服往讲台上一甩，迫不及待地扭身又忘情投入作品创作中。用一个词概括就是——荡气回肠，大为震撼。

从此后，刘老师每周打飞机往返京沪，所有同学都期待着和刘老师在排练场相逢。那一年，土木建管系第一次燃爆大礼堂，拿了冠军，是第二名拍马也追不上的高分。那一夜很多参赛同学兴奋得整宿未眠。我们研会和主力成员去了大慧寺海底捞通宵庆功。刘老师也去了，和我们一起狂欢达旦，高歌畅聊，开怀大笑！夺冠后这一场彻夜海底捞，成了以后几年不变的传统。刘老师从来不会缺席，也不早退。海底捞的服务员都记住了我们，更记住了这位和年轻人打成一片的老先生。

在我印象里，刘老师毫无尊长架子，我们背后都直呼他“老



刘西拉老师和同学们在系馆多功能厅排练

□ 怀念师友

刘”。他可以和我们哈哈开玩笑，可以手舞足蹈给我们演示他关于某个舞台细节效果的一个新设想，演完问怎么样。为了某个创意和设计想法不同，老刘和我们会争得脸红脖子粗。2005年大捷，刘老师的艺术雄心被激发。赛完没几天，他就跟我们会说，明年的歌他已经选好了，唱《救亡进行曲》！

这就是当年刘老师携土木系研究生在1994年创造清华“一二·九”合唱历史的经典歌曲。当年演出完一位评委在点评时说，自己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没想到时隔几十年后还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他和另一位评委指挥都哭了。可是在当时并没有拿到第一名，得了第二，很多同学意难平，接受不了。刘老师专门给同学们手写信，安慰大家，给大家鼓劲：“我相信连古老沉默的礼堂和每一块砖头都会记住昨晚我们土木系的声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震撼！”

“要让大礼堂的每一块砖都记住我们的歌声！”这也是我参加的六年间每年排练刘老师都会给同学们下的命令。所以，必须再一次，让《救亡进行曲》的时代最强音响彻大礼堂。

刘老师选定的2006年第一首歌是《长征组歌·四渡赤水出奇兵》。他关于舞台的想法特别多，一有想法就打电话，然后研会就想办法执行。也是咱土木系人才济济，刘老师怎么天马行空奇思妙想，我们都给他接住落地。

刘老师还想复刻重现1994年二百号人从二楼撒传单的名场面。这个现在管理加强了办不到了，给改成在二楼两侧全埋伏下我们其他年级的同学，最后段落刘老师转身指挥全场齐唱环绕立体声“工农兵学



2007年研究生“一二·九”比赛现场。刘西拉老师指挥，本文作者江枣领唱（前排右1）

商，一起来救亡”。刘老师为了不能再撒传单别扭了半天，反复问杨帆：“真的一点可能都没有了吗？”老不死心。

他想得非常细，我感觉他在脑子里自己给自己演了不知道多少遍，哪里怎么唱哪里男生哪里女生哪里大领唱哪里小领唱，哪里加什么动作做什么造型，哪里要做一个停顿哪里推上去，甚至他自己指挥的每一个手势每一个姿态，都是他根据作品情绪反复演练过的。

现场还是出了状况。《四渡赤水》临近尾声有几句是刘老师独唱，可是他全情指挥，完全顾不上从之前的领唱杨薇老师手里接麦克风！停下来拿麦克风，那作品情绪和完整性就没了。刘老师直接转身，肉嗓开唱，中气十足，表现力拉满，分毫不受影响，全场掌声雷动。待到段落间歇，刘老师再从从容走到杨老师跟前接过麦克风，气定神闲唱出最后一句“毛主席用兵真如（合）神呐嗨嗨！”大礼堂的顶快被掌声和欢呼声掀翻了。这个突发状况又成就了清华“一二·九”合唱史上的一个经典名场面。毫无悬念地，再一次独占鳌头。

2006年赛后海底捞之夜，刘老师就宣

布2007年我们唱《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是刘老师平生挚爱。我猜想从2005年起他就一定在脑海里反复设计描摹这首作品在“一二·九”舞台上的呈现了。

刘老师从年轻时就认为最体现清华精神的一句话是：“We do the best, you do the rest.”这次，为他最看重的歌，他要一支管弦乐队！土木系研会传统主打特别能折腾，就怕不折腾，越折腾越来劲。我们系有校艺术团交响乐队队长和小提琴首席，真的拉起了一支专业齐全的小型管弦乐队。

第一支歌是《我和我的祖国》。通常两首歌第一首比较抒情，或者戏剧性，第二首更重情绪情怀，以“让大礼堂的每一块砖都记住”为直接目标。

刘老师自己拉小提琴，当过校艺术团首席，开过专场音乐会。在排练现场他常常对乐队演奏提出看法，表达乐队此处未能实现他想要的效果。他以一人代一支乐队，忘情投入酣畅淋漓地用人声和肢体语言进行一番模拟示范表演，全体同学都看得目瞪口呆，齐拍巴掌叫好，大呼过瘾！

刘老师对我中场视频脚本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希望我们做一个视频，让观众看完眼中噙泪，然后这时管弦乐队“叭”响起进行曲前奏，所有人精神为之一振。中场视频我写文本，韩松剪辑制作。做出来后大约刘老师也很满意，因为他要求由他亲自来担任视频的旁白录音。

2007年是我们所有人公认舞台水平最高的一年。比赛现场唱完，中央音乐学院原总教务长方埏学长立刻含着泪从评委席上跳起来叫好。别的系都想来刺探，土木系现在年年那么牛，他们怎么练的？！我

保留了一个视频——上场前一小时，刘老师在系馆多功能厅给大家作最后一次排练和动员。看了这个视频就全知道了，刘老师怎么带我们练的。不怕叫别的系看，看了也学不去。因为注入每一个演唱同学的歌声和泪水里的，是刘老师的精魂。

我看到这个视频里面刘老师述说他的同学们的故事，我看到当年坐着听的同学里面，好些现在也成了总工，在各自单位独当一面，还有人已经当了市长，真感到一种传承的力量。土木系不算大系，每年研究生“一二·九”都是当届研一倾巢出动，台湾籍的同学、韩国籍的留学生，按政策是可以不参加的，可是都主动来，排练次次不落。韩国留学生是个特别棒的低音大贝司，原来教堂唱过诗的，来做我们的男生小领唱，跟我们一起唱《共和国之恋》，一起歌颂古巴革命；台湾的慧勋姐姐参加一次不够，第二年自己又来，不光唱“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山河”和我们一样热泪盈眶，还和我们一起意气风发地唱“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呐！你说神不神？还有什么比这个统战效果更好的吗？

在很多地方“一二·九”活动都是走形式，很多大教授也根本不屑掺和这些学生活动，可是刘老师不，他直接倾注灵魂，不计投入地燃烧发光。“一二·九”有老刘给我们当精神领袖，可是2008年，刘老师说他这次有要事分身乏术，不能再当指挥了。刘老师推荐了程晓辉老师来做指挥。程老师正是1994年土木系第一次将《救亡进行曲》唱响大礼堂时的系研会主席。

刘老师说：新陈代谢，自然之法，重在平稳过渡。他不做指挥，工作量反而更

□ 怀念师友

大了，因为除了指导我们排练，他还要每个音符每个动作手把手地把程老师给带出来。不知道多少个夜晚，在排练结束后，我们继续留在系馆多功能厅讨论到后半夜。刘老师夫人陈陈老师也从上海来了。陈陈老师不怎么说话，微笑着坐在一边看刘老师滔滔不绝。我们一起给每个声部单独录示范音频，一遍遍培训程老师，过审脚本文案……

程老师一直进入不了状态。我们跟他说“您得像一团火！”给我们说得他越发没有信心，打了几次退堂鼓，可是刘老师一直死挺他，就说“程晓辉没问题”。直到卓越的伴奏加入合练，那个号一吹、鼓一擂，程老师终于找到了感觉，整个合唱队伍士气也一下子就上来了。在别的系以为土木系没有了刘西拉指挥不再是不可战胜了的2008年，程晓辉老师经过一番脱皮苦练，带领我们拿下了四连冠。

比赛结束研工部部长武晓峰老师问我们系杨军老师，你们系那指挥是谁？杨老师说我们系一个年轻老师。武老师说，刘西拉走了，你们又弄出一个这个！你们还让不让别的系玩了！刘老师说：我们前几年“一二·九”最可贵的是训练磨合出了一个高效的模式，一个有机的团队。这次我虽然走了，这个模式这个团队还在运作。新人进来，通过磨合还能达到高度。这是我这个老人最骄傲最欣慰的！“一二·九”如此，学术梯队亦如此，学科、院系、学校建设亦如此。

此后2009年和2010年，都是由程老师担任指挥，日益成熟。刘老师依然参与选曲，并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不辞辛苦从上海飞来北京为大家排练。这两年土木系延续着冠军的辉煌。2010年“一二·九”

因各种原因我没有保存这一年的资料，对着电脑却怎么都想不起来这最近的一年了……拿起手机给龔华师弟发微信，依稀记得他是那年的领唱。

龔华师弟秒回，劈头甩给我三篇人人日志和一个百度网盘链接。13年过去了，晚上七点，这些东西都在手边，说拿就拿出来。他还把当年同学们人人上发的日志都打印保留下来了。三篇人人日志，酷酷师弟们用看似漫不经心甚至有点吊儿郎当的笔触，记录了这一段经历带给他们内心深深的震撼和认知的巨大改变。

土木系六连冠在2011年终止了。大约是2010年响彻综体“土木建管六连冠”的呐喊过于嚣张，校研会在2011年“一二·九”改变了规则。不要高分，不要冠军奖杯，刘老师也决意坚守他心目中朴素走心的“一二·九”精神。

那年我第一次作为观众在台下看比赛。看其他院系在跳舞、表演，只有土木系坚持干干净净唱歌。《太行山上》一曲终了，一直绷着脸的评委阎肃带头站起来鼓掌。结果不出所料地名落孙山。

阎老爷子最后登台点评发言。他说：“有一件事情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我看大家都拿个红绸子从台上这头跑到那头，跑上来跑下去，还有弄个方阵，变来变去，都闹个旗子挥过来舞过去，这些个东西有多大意思呢？我感觉我们的同学们并不喜欢这些嘛！”一舒胸中块垒！

我不知道后来清华的“一二·九”合唱有没有回到从前的样子。从那之后，我也就没再掺和过系里的活动了。

能跟随刘老师，参与创造了令几届土木建管全体研究生终生难忘的历史，是我今生莫大的骄傲和荣幸。